焦氏類林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類林

(二)

焦竑輯

焦氏類林卷之三

政事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賈傳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閎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韓非子）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惠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華陽國志○又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

鄧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枝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爲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偸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偸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偸以自贖。偸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偸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偸悉來賀。且飲醉。偸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偸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與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誡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麏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

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邱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謝承漢書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絪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人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

百錢焉。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長沙耆舊傳。）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愼。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

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海內先賢傳。）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魏略。）

傅元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鄧粲晉記。）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

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敍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恆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爲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翾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翾代爲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翊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家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爲銅斗鐵尺。百姓便之。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熲。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罪。後漢書。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幷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一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犢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卽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卽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曾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淸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淸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檻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淸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韋絢戎幕閒談。

元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爲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劉昫唐書。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李文公集。○襄城伯筦留鑰時。刻此於應天學宮。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聲穀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眞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鄭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墨客揮犀。）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東軒筆錄。）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肎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宋莊綽雞肋篇。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賓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嵇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具員而已。惟樂祇五業竝授。（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絢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孝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元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元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徽謂曰。何尙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尙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尙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

尙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略別傳。）

何妥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妥言。笑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元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衞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衞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宴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汝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陳留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寫爲八帙。又別鈔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故事。撰次譜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欒城爲其孫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語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江表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尙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俣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魏志。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論語讖。○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揩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搜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揚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張伯松不好揚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古文苑。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甯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旁通者也。

傅元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爲傅子內外中篇行於世。元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

易元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撫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華陽國志○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珍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祕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葆光錄）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魚豢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續晉陽秋）

潘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爲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宴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謔既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李百藥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陲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有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遒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隋書。）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踢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北里志。）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全子棲每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徵玉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乂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唐書。）

僞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回鶻記西番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姊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取弄之。有頃。頓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語林。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其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枏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爲時所稱。（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蕖。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邱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得父膏腴。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間。珠玉生于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幷。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過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語曰。譬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夸耀。（高僧傳○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五代史。

梁邱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說苑。○以下耽學。

子墨子南遊。使衞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拆竹寫之。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拾遺記。

揚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

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衙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顚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雜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甯日。武帝借其書二車。王隱晉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修短。懸於天乎。高士傳。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驎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絹書三二年滿數十篋齊春秋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宋人詩讀書秖爲聲名計只恐廬山也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孝眞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兎

侯道華每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墫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

人爲刻之。（梁溪漫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以下敏捷。）

王勱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受册。有司具儀。忘載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勱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鎭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刀之中。援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歸田錄。）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裴諏之嘗從當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廚。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墨客揮犀。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踝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

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鼷鼠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祕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倏蠷。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異苑。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羹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雛。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

束晳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俙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榼酒而作榼字昉問此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昉又問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榿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杏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元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杏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吉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杏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鴈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杏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辭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陸常侍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幷奪物將去。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出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元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依千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甯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畫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畫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甯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天文醫藥。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

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語林。）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傅識之曰。雌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鼮鼠。曼倩識騶虞。（葆光錄。○雌以醉反。）

熙甯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彥齡筆錄。）

焦氏類林卷之四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呂氏春秋。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紿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爲

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曛。曛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逖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孔顗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

劉鄩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衞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宴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握。句檢出納。雖至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宴始爲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

可當也。易嵬峩唔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南唐書。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王清臣塵史。

眞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去。宋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絳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睨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己。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甯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葢因前事有所感發也。漫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客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葵父。方甯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偕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鎭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屛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與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恬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

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面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宮寺欲窘之。科降刷醾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廬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說苑。）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文士傳

伏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論衡○陽城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皇甫謐達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甯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甯爲龍腹原爲龍尾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琱磨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究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驁

顧雝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雝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雝所歎。江表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然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荆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爾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典略。平原陶邱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潛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肹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周覬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汝南黃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間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晉陽秋）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梅子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袁粲每經傅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悛後至一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如洪鍾響胷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爲高。目嗤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濛濛如霜臺籠日。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肅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慚辜。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儁歲之良穆。寒年之纖纊。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拆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晏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崔浩每與盧元談。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吏部郎中陸卬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昭明太子執王筠袖。撫劉綽肩。曰。所謂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命植之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徐陵數歲。家人攜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何點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儉以庾杲之爲衞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陳後王問蔡徵蕭允之爲人。徵曰。清虛元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尪懦弱。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熲。帝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橙杜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揆曾爲入蕃會盟使行至蕃會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邠、鄜、鄘、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資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元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愼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

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鶡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爲先後。蕃答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鏤白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主問羣臣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元。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語林。）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南陽羊道私駿綜曰。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以道爲知言。（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偉。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口。吃而能談。詼諧似擾。剛腸似直。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嶮。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挑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衞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爲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鬬將非鎮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爲誰。弼曰。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頴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頴士當以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頴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屬興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晁氏客語。）

夙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曄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麟曰。甘羅十二。

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揚烏。命世稱賢。嗟余憃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文士傳。）

濟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爲五龍。（濟北英賢傳。）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峥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匿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鷄。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着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異苑。）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

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漬白瓦作鄭元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慚
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烏之儔也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
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車類秦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
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
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
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謝眞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邀彥謹愼。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陸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鄫人藉稻。注云。鄫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勤之。豐傳。豐寧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但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爲妙。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齡。九齡感悟。呼爲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目爲奇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旣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間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膺。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

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伶元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睞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愧。（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庚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